

安庆人物谱

石刻的风

章宪法

欧阳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？若干年后，我意外地从一本旧书中，发现了一段关于刘悌堂的文字。

刘宅俊（1798—1861），字恺生，号悌堂，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进士，初授广西来宾县知县，历任天河、修仁、荔蒲、怀远等县知县，署新宁州知州。方东树《刘悌堂诗集序》云：“刘氏（刘悌堂）名弗耀于远，而其说盛行一时。”

耳熟能详的成语“盛行一时”，居然出自我的故乡。

“盛行一时”的刘悌堂，也仅仅盛行一时。咸丰年间，致仕回乡的刘悌堂课徒为生，执教之馆即欧阳刘府的“丛桂堂”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春，太平军攻破刘府，数百年间富甲桐城东乡的豪族从此烟消云散。村民的传说中，不再有刘悌堂，只有一个叫刘观伯的人。

家道隆兴时，刘观伯摇着纸扇锦衣玉食。上过一次餐桌的鱼，哪怕从未动过，刘观伯皆从不再吃。家道衰败后，刘观伯行乞为生。咀嚼剩菜残羹，刘观伯瞧见主人吃鱼，忍不住央求夹给一块，

哪怕是枚鱼头。主人道：你不是不吃剩鱼剩肉么？刘观伯说：还提那些干什么哟……

村庄的故事，渐渐沦为风，又渐渐风过无痕。直到有一天，广西的朋友寄来一本《广西石刻》，这个村庄的故事重新被风吹开。

一块“鸡岩帆影”石刻上，“悌堂刘宅俊题”六个字清晰可见。这方石刻，位于广西扶绥县城笔架山。这里曾是旧新宁州治所，刘悌堂在这里居官数年。可惜的是，区区十个字外别无信息，刘悌堂只是他乡的风景。

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一处石刻，刘悌堂留下了更多的文字。罗城亦即旧时的天河，是刘悌堂广西仕途的第二站。乔善乡古金渡口旁的悬崖上，距地5米处刻有刘悌堂题写的十二个大字：“飞瀑悬崖，甘华义渡，乡闾表帅。”阳刻文字径达尺余，古朴浑厚。石壁还布满记事文字：“忠孝传家国……悌堂……”

广西的朋友，努力帮助还原刘氏故事。道光二十六

年（1846），知县刘悌堂巡视治下，渡口乘船时，闻听邑庠生韦代昌的便民义举。韦氏系当地纳统屯的大户，见乡民过河困难，便以私产造船、雇渡夫，免费渡送过往行人。刘悌堂大为感动，遂在对于岸上勒石表彰韦氏，以“使闻者知为善之乐”。又为韦氏赋诗一首：“忠孝传家国，诗云教子孙。广行方便路，阴鹭满乾坤。”纪事文字与赠诗，一并在这里成为石刻。

人类对石头，一直充满信任。刘悌堂的同乡何如宠，曾将自己的一首诗，刻在家乡大青山的石头上：“坚云堕地阁山椒，仙隐禅栖万古遥。为向悬崖磨数字，与他后世认前朝。”时事的轰轰烈烈，如何甘心沦为“数字”？而所谓的前朝今世，总是大多归于泥土，石头也会记忆模糊。故乡与刘悌堂，同样没有更多，广西的朋友于石刻上，又识读出模糊不清的一行：“钦加同知御特授天河县正堂加五级记录五次为禁……”

数年之前，老妇人的后人拆除了丛桂堂，可以排上用场的木与石，用在了村道旁的水泥楼上。只有那块石敢当，仍旧躺在丛桂堂的旧基，一只鸟叫来一只鸟，说着无从破解的鸟语，悠闲地将石敢当与植物踩在脚下，轻松，无痕。

我的故乡只有泥土，满目褐栗。瓦砾刺穿村庄的表皮，坚硬又坚韧地探出头来。村里的石头，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，有人用来磨刀，更多的是用来垒屋。有人开挖房基时，意外地从地下挖出排列整齐的石块。白捡这么多石头，该是多好的运气啊。城里的专家闻讯赶来，翻来抠去，一声叹惜如同扔在村庄伤口上的风：这可是罕有的古代地下排水涵道哟！

城市才有的涵道，怎么会出现偏僻的村庄？不是无人知晓，但又无人知情。故乡流有一个又一个传说，故乡谜一样地活在一个又一个传说里，尽管有些传说并不遥远，只是风一般地飘忽不定。谁能相信摇来摇去的风呢？

有一天，祖父揭去村庄的表皮，深掘数米，以便窖藏



我的家乡陈桥胡埂，其名字的由来，一直让我迷惑不解。从字义上看，这里应是胡姓先民的聚居地，然而方圆几十里，现在竟找不出一个姓胡的村民。至于是不是“湖”字的错讹，也说不通。一来长辈们说，口头上还是志书从来用的都是姓胡的“胡”字，二来这里也没有什么湖泊之类的水系，倒是先前村民的房前屋后、田畴阡陌之间有三四口水塘。水塘圆圆的，有些深不可测的样子，水面呈蔚蓝色，天气晴好，若从空中俯瞰，简直就是天庭上的宝镜遗落在人间。清澈的水常年不枯，供各家各户饮用洗漱，当然还保证田野上的庄稼灌溉之用。每年冬天，少不了要放干塘水，取出放养的鲢鱼、鳊鱼，按人口分给农户，权当过年鱼，然后挖清塘泥做肥料，将塘埂整修一番，倒塌处用巨石填上，还要从远处的团山包挑来黄土，用石夯夯实。

胡埂的池塘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直飘荡着恐怖的气息，“水鬼”的威胁一次次阻碍了我们对波光粼粼的水塘的向往。水中有鬼的传言是由一位常年走村串户的陈老木匠口中传出来的。他每天肩扛一把斧头，日早上工，踏着月色收工。一天，东家客气，他也心情好，几两“八毛一”的

满屋的红薯。我好奇地下到地窖的底部，感觉就在地球的中央。新开的地窖没有瓦砾，也没有石头，土壤棕黄而纯粹，散发出一股又一股大地的体气，几分热，又几分冰。阳光一次又一次被微风吹碎，渣一样带着光亮从洞口掉落。村庄的深处，竟然如此鲜黄。

这个名叫欧阳的村庄，据说曾经高楼林立。而村中最古老的建筑，我只记得一座“丛桂堂”，传说这是知县刘悌堂执教的学堂。村里的教书先生还是知县？我小时曾好奇地跑去探究，只见一棵直插云霄的硕大皂角树立在丛桂堂前厅堂，嫩绿的阳光全部横挡在树冠之上。丛桂堂高大而宽阔，堂内显出几分阴森。一个寡居的老妇人从里间出来，黑衣抖动，面色死灰，刀子一样的眼盯得我抽身离去。转过屋角，没有了老妇人，但见墙上镶嵌着一块石头，上面赫然刻着三个字：“石敢当”。

丛桂堂，刘悌堂，石敢当，我的故乡记忆，只剩有老妇人刻下的这三道印痕。

流年碎影

白酒下了肚。趁着昏暗的月光，陈师傅醉眼朦胧，步履有些踉跄，来到家门口的袁家大塘边，远远看见塘边平日里洗衣服的桥板头上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小矮人。他壮着胆子，停下脚步仔细看，那影子还向他招手呢！他自恃是“吃百家饭的”，见多识广，挥动着手上的斧头，做出奋力砍去的样子。谁知那小矮人见了并不害怕，口中还发出怪叫，然后“扑通”一声从桥板头滚入水中。这一下老木匠慌了，伸长脖子到处寻找。月色迷茫，水波不兴，哪里还有那个小矮人的影子。陈师傅心里发怵：怕是遇见水鬼了吧？他吓得浑身是汗，头发都竖了起来，一口气跑回家，关上大门，蒙头大睡。第二天，他将昨晚遇到水鬼的事绘声绘色地讲给村里人听。大伙听了都将信将疑，但恐惧也同样留在了孩子们的心头。

这事发生在插秧季节。事有蹊跷，到了“双抢”时，村子里真的应验了水鬼拉人的传言。那年头，农家养猪是

“水鬼”

黄骏骑



漫画 解欣欣 作

正大光明的副业，每家每户一般都养两头猪，出口一头给公家，过年自家杀一头，卖些猪肉当小猪本。菜园里的萝卜、红薯、蔬菜做饲料不够，就在门口池塘里放养水浮莲、水葫芦补充。“双抢”开始第一天傍晚，社员们收了

工，三三两两来到池塘边洗除脚上的泥巴，慢悠悠地各自回家歇息。这时，陈友奎、王德群两位青年人，从稻场上抬来斛桶（一种用来脱粒打稻的农具，四四方方，用厚木板打制而成，有底）放到袁家塘当浮桶，在水中捞水浮

莲。他俩小心翼翼地站在斛桶里向前划动，起初斛桶还平稳，待驶入池塘中心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猛地推了一下，斛桶顷刻间翻了个底朝天。情急中，水性好的陈友奎从斛桶里钻了出来，拼命游上了岸。事后，他惊魂未定地说，当时，总觉得水中有什么东西在使劲地拉自己的脚。而伙伴王德群平日水性也好，不知怎么没有钻出来，沉到了塘底。

王德群是我的发小，小学读书时曾与我同桌，后来辍学务农。“革命样板戏”风靡时，他在当地宣传队里当过演员，饰演《沙家浜》中反派刁小三。剧中的台词“抢东西，我还要抢人呢”成了我们平时打趣他的口头禅。出事那年，他刚结婚不久，还没有孩子，一个青棒棒的小伙子一刻之间说没就没了。那漆黑的棺材停放在稻场上，众人见了无不落泪。葬礼上，他的爱人哭得几次昏死过去。当年的小伙子，如今已是80多岁的友奎爷，说起当年死里逃生的那一幕，还心有余悸，一脸的惶恐。

其实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水鬼。陈师傅看到的小矮人，可能就是生活中类似水獭之类的“水猴子”。它生性顽皮，在水中喜欢将失足的人往泥巴里踩，且活动力极强，可跑“九塘十三堰”，不容易被逮住。